

满树榆钱宽

马平来 著

追老舍先生神韵，

凝京味儿文化精髓；

观京城历史风云，

品皇城百姓精神。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滿樹楓紅

马平来 著



马平来

引 文

这都是民国六年了,和皇上在位的时候比,除了头上没了辫子,铁狮子胡同里多了块民国政府的牌子,北京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变化。春天还是让关外那铺天盖地的西北风给刮来的,娇嫩的绿色中夹带着土黄,苍旧中又分明透出着鲜亮。什刹海冻的冰早化了,又成了招人爱的一汪水。草生了,柳绿了,过往的人脸上也多了点儿喜兴。

沿湖沿儿向东就是把后门大街隔成南北两段的后门桥。这桥打元大都时就有,几百年了。破是破了点,汉白玉的栏杆已经像老头儿嘴里残缺不全,满是黄垢的板儿牙。不过它没塌没倒,每天仍然载车驮人。远看拱起的桥身,还真像个驼背的倔老头儿生生撑立在那儿,让人看了不免有几分沧桑,几分感慨。

后门大街在北京不算条长街,一共也就二里多点儿。从后门桥往北,抬头就见高高的鼓楼,往南不远就是地安门。它和前门、天安门、午门、景山、鼓楼、钟楼共同连成了一条通贯北京城的中轴线。要说长安街是北京的脸面,那后门大街就活脱儿是北京的一条脊梁骨。

据说元大都时,北京是个水城。什刹海西边的积水潭,就是个水运码头。紧靠水边的后门大街就成了北京最热闹繁华的一条商业街。那阵儿船经后门桥,向东经东不压桥,与北河沿、南河沿和天安门前的金丝沟相连。再往南经天桥折向东,过红桥可直通五十里外的通惠河。到明代水源渐竭,到大清更是难寻穿城而过的水系,只留下中南海、北海、什刹海这几汪水,和若干不见水,可还叫桥的地名。

自打大清国把都城从奉天迁到北京,原先明京城的九门之内就成了

只许旗人居住的内城。汉人大都给赶到前三门以外,另辟新城。据说这是摄政王多尔衮的主意,美其名曰“拱卫京师”。内城以紫禁城和后门大街为正中,东边是镶黄、正白、镶白、镶蓝四旗;西边是正黄、正红、镶红、正蓝四旗。北京的地势是西高于东,北高于南,当然以上风上水为贵。所以后门大街以西,一直到积水潭,这一片邻水的西北角儿就成了最金贵、皇亲国戚显贵宠臣最聚集的地界儿。

如今水少了,大清国也不在了,可后门桥还在,后门大街也仍然是京城的热闹所在。你看那街上熙熙攘攘,车水马龙,穿大褂的、着短衫的和洋鬼子、假洋鬼子混杂在一起;光头的、短发的和瓜皮帽下翘翘的猪尾巴小辫儿混杂在一起;驴车、骡车、硬胶皮的洋车、木轮的独轮推车和牵马、牵骆驼的混杂在一起;赶路的、逛街的和摇着软鼓收旧货的、敲着梆子卖香油的、颠着铁镰磨剪子抢菜刀的混杂在一起。似乎全北京的三教九流、各色人等,土的、洋的、穷的、富的、乡下的、城里的、过景的、时髦的都凑在了这里。您说算不算个全活?算不算个热闹?

五丈宽的路两边是一水儿的各色买卖店铺,门前飘着各种旗幡幌子。有“庆会堂”、“庆和堂”等饭庄,“通兴长”绸缎铺、“正氏兴”糕点铺、“山西大酒坊”、刻字带印刷的“墨香斋”、“天江茶园”、“清荣园”澡堂子……最引人注目的是“天和楼”戏园子。门口的戏报牌子上俨然一串戏名:《白水滩》、《古城会》、《武家坡》、《双摇会》、《法门寺》、《穆柯寨》……上面的角儿名气最大、最醒目的莫过青衣“小月蓉”。引得不少过客纷纷驻足,边嘻笑议论着,边忙着掏钱买票,猴急地往里蹿。那位拎着油瓶子进门的,甭问,保准是拿打油的钱买了戏票。回去怎么向老婆交差?这会儿顾不上了,谁让戏瘾来了呢。说来也奇怪,本来出自长江边上的西皮、二黄,一进了京,就被称作了京戏,竟让几代北京人如此痴迷。这大概就是京城的特性,像一块大洼地,来自各方的水都往这儿流,在这儿汇集。美的在这儿升华,丑的在这儿腐烂。什么是京味儿?其实就是个杂巴凑。可凑好了,就凑出个满汉全席,群英荟萃。凑不好兴许也能凑出个蛇鼠一窝,藏污纳垢。

2 从后门桥到鼓楼前,路西有条学士府胡同。不长,从东口到西口不过百丈有余。可挺宽,两辆马车对面,尽可以撒欢儿地跑。胡同正中路南有



个大影壁，对面路北就是个三开间的大门楼，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学士府。门前高高的台阶，两尊龇着牙的石狮子和朱漆大门上高悬的“学士府第”大匾，仍然可见当年的气派。

这学士府可不是等闲人家，是北京汉军旗里顶了尖的户，主家姓齐。据说他家老祖宗明末时曾在关外做参将，和总兵祖大寿一起降了后金。后来随清兵入关，与正黄镶黄二旗一起南下，克南京、平江浙，立下汗马军功。后来顺治爷削三藩，不放心汉人掌军权，去了他的军职，封了个山东盐海道的从三品文官。这可是个肥缺，管的是官盐。光正当的常例就是大把的银子往家流啊。在任上八年，老人家见好就收，就此告老辞官，回老家山东武城守着那千亩良田，满库金银偷着乐去了。可没想到乾隆年，宫中选秀竟选上了他家的女儿。进宫不几年就封了个“慧妃”，齐家就此又从土财主成了皇亲显贵。“慧妃”娘娘的弟，皇上的小舅子以两榜进士出身，从翰林院编修一直官升至正一品的大学士兼礼部尚书，并加封一等子爵。这学士府就是乾隆爷钦赐的宅院，门上挂的大匾就是当时的御笔亲书。其规格自然超过一般大员的制式，虽比不了亲王郡王，可比贝勒贝子府毫不逊色。只是影壁和砖饰上不见满旗贵族常用的四爪龙形，而用狮兽代替。按大清的规矩，五爪为龙，只能皇上御用。四爪为蟒，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都可用。而齐家虽显赫，但毕竟是汉人外戚，多少也得有点区别。

以后齐家嘉庆年又出了一个“敏”妃，不过还没沾什么光，嘉庆皇上就暴崩在热河的避暑山庄。到光绪年，齐家才又一次冒了尖。在国子监苦熬了十几年的齐老爷，偶得慈禧老佛爷赏识，一步登天进了军机处，在当时六位军机大臣中占了一把交椅。没两年加封文华殿大学士，兼大阿哥的老师。只可惜给没嗣的光绪皇上续后的大阿哥实在不争气，在后宫闹出不少荒唐事，悄无声息地就被废了。后来等光绪帝驾崩后，只好立了醇亲王的幼子溥仪，称年号为宣统。不过齐大学士没见着这一天。八国联军打进京，老佛爷和光绪皇上以及满朝文武都溜了，他送走妻儿，自己却在家中独守。等日本兵进了府，才一扬脖服了鹤顶红。死也是正襟端坐，圆瞪着眼睛。

齐老爷死后，只留下老夫人和独子齐月轩。虽然无老爷在世时那么

书香门第、官宦之家。再加上府上的家规森严，从未纳妾，八辈儿子嗣都是一脉单传，没人闹着分家分产，所以建了百余年，占了半条胡同的学士府才得以撑在那儿。别说一般老百姓，就是大清的贝勒贝子，这几年的民国新贵也不敢小视。这是明面上的理儿，其实齐家的长兴不败，还得念府上有几代杨姓的好管家。知内情的说学士府是齐家的骨头，杨家的肉，还真差不离。京城里一品大员多了，就是权相阁老也没齐家这谱儿，就有也没这么长久。靠俸禄能有多少？一品大员一年也不过一百八十两银子。就有些养廉银，再靠常例、靠孝敬，也就是当权的那一阵儿，还得防别人眼红奏你一本。官帽一丢，老爷一闭眼也就玩儿完。可齐家不同，几代杨管家都忠心耿耿，会掌家，善理财。打进北京，齐家就有买卖，后来发展到大大小小十几个。特别是光绪年后兴洋务，齐家买了整套的德国机器，办起了刻字带印刷的墨香斋，更开了财路。内务府虽有印刷厂，可架不住墨香斋机器好，又离宫里近，再加上齐家的面子，管家的手段和嘴，自然成了御用的生意。能愁没活干？没钱挣？虽然现在民国了，紫禁城里的小朝廷已没有多少公文可印，可给皇上印片子、请柬、宫门抄的招牌效应还是招人。

可惜齐家老夫人也不长寿，齐老爷走后几年也去了。临死时没把家业交给唯一的儿子，却托付给老杨管家之子杨志兴。他比齐月轩年长二十岁，齐大少爷也尊称个杨叔。这些年两人一直不温不火，却似乎貌合神离，有点暗里较劲。作为大少爷当不了家，却把大权旁落给已出了籍的外姓人，自然有些别扭。这是秃子长疮，明摆着的。至于两人心里还有什么更深的过节儿，府上的老人儿们虽有各种猜疑，可谁也说不准。只知道杨志兴的老婆叫秀兰，是府上剃头匠老刘的闺女，在少爷房里做过丫头。后来是老夫人做主，许给了和她爹岁数差不多，当时还在祖地管事的杨志兴。生下一女后，就偷着跑了，几年再无音讯。为此老刘急瞎了眼，一跺脚离了学士府，靠胡同口摆剃头挑子度日。一晃杨志兴的闺女都八岁了，当初让人嚼舌根的旧事也早就慢慢让人淡忘了。

得了，以前的陈芝麻烂谷子就不说了，内里的乱麻一时也缕不清。还是打这开始往后讲吧，这书中曲曲折折的故事大都离不开眼面前儿这条后门大街，这条胡同，这座学士府和府上这点子人。

第一章

学士府大门外不远有棵老榆树，有一搂多粗，几丈高。它有多大岁数，谁也说不清。不过府里头进院靠墙有块修府时立的石碑，上边除了记着乾隆爷赐府和齐家从宦、封妃的政绩，也说到当年建府址时是“老榆树以北为院墙，以西四丈建府门”。由此推算，这棵榆树起码也有两三百年了。虽是棵老树，它却一点儿不露衰相，依然枝繁叶茂。这不，春风一吹，满树就挂起了一串串、一簇簇的榆钱儿。

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子光着脚，攀在树上，灵巧得活像只猴子。一群穷孩子围在树底下，抢着拣他扔下的榆钱儿，边拣边还尖声稚气地念着童谣：“榆树钱儿蒸饽饽，穷人见了乐呵呵。树上长钱不能花，填饱了肚子先不饿。”

这爬到树上的孩子叫望田，是老高高贵庚家的小子，他家也在旗，就住在学士府胡同路南的一条小巷里。那边的房和胡同两边的宅门可没法比，都低矮简陋，破旧不堪。据说这片房最初是修学士府时工匠住的工棚，之后越盖越多，成了当年内务府应差的工匠杂役们的住所。这些人无论原先是满人、蒙人，还是汉人，也无论干的是车夫、轿夫、奶妈子，只要进内务府应常差，伺候宫里府里的活就算随了旗，成了旗人。后来一提在旗，人们往往和贵族混淆。其实旗人中的主子是少之又少，大多是给旗主、营主侍应的旗奴。这些人是一人为奴，子孙为奴，得跟主子姓，几代后主子开恩才能还籍复姓，归自家的宗。按大清律，百姓有罪送衙门，依国法论处。旗人主子有罪送族堂、宗人府，按族规量裁。而奴才依的是家法，哪儿都甬送，罪大罪小，怎么处置就是主子一句话。好在大清国倒了，

小皇上退了位,靠民国政府给银子维持,再也摆不起过去那排场。内务府遣散裁减了一大半,这里的人们也大都各自凭手艺谋生。最苦的是像高贵庚这样的主儿,军伍出身,不会养家的营生,只得推着粪车走家串户,以掏粪背道为业。现今这一条胡同里还是两重天,两层地。大胡同里住的都是爷,而小巷里住的是为这些爷效劳,也靠这些爷活的穷孙。人比人气死人,甭比。富有富的愁,穷也有穷的乐。你看,树上的望田多开心。不仅有收获的乐,还有给人的乐。穷的乐其实比富的乐容易得多。

月娥在学士府院里听到外面孩子们的喧闹,也按捺不住,抱着一个小筐箩,跑出府门。她是杨志兴杨管家的女儿,今年刚八岁。虽说不是小姐身份,生下不久就没了娘,可这偌大的学士府就她这么一个小孩儿,又生得俊俏伶俐,自然成了全府上下的心尖子。连齐大少爷也格外喜欢她,带她玩儿、逗她乐,成了齐月轩每天必修的功课。连她身上那缎子棉袍,脖子上挂的白玉葫芦都是少爷赏的。按规矩,大宅门里的孩子都是高墙围里圈大的,哪能和外边那些小胡同串子一起折腾啊?可孩子爱扎堆儿,那是天性。管了她几次,弄了个整天撅嘴掉眼泪,不忍,只得随她的兴儿。

月娥跑到树下,高举着筐箩仰面喊:“望田哥,我也要!我也要!”

高望田低头见是她,忙应着撅了个满是钱儿的小枝儿扔下。见她也学旁边孩子,用手撸下榆钱儿就往嘴里塞,忙说:“月娥,别生吃。拿回去洗干净蒸窝头。”

月娥却不在乎,边嚼着,咂吧着滋味儿,边喃喃自语:“嘿,甜的,挺好吃。”

没等望田再说什么,身边一个小小子搭了茬儿:“嗨,大管家的千金也吃这个?告诉你,我们穷人天生是草肚子,咋吃都没事。你是肉肚子,生吃准拉稀。”

“你才拉稀呐。”

“不信是不?大伙儿说我说得对不对?”

穷孩子们哄笑着纷纷应和:“对,对,一准儿拉稀。”

月娥不经逗,有些恼,伸手打去。小小子一闪身躲开,还顺手揪了揪月娥的小辫儿,逗得月娥更急,穷追不舍。可那小小子泥鳅似的在人群中钻来钻去,加上孩子们起着哄故意遮挡,哪里逮得着?气得月娥直跺脚,

竟哭将起来。

树上的望田见了喊道：“她小，你们就不兴让她点儿？月娥，别哭，接着。”

一个满是钱儿的小枝准准地扔到月娥的小筐箩里，月娥才眨巴着泪眼笑了。

这时，从胡同东口走进几个人。两个乡下打扮的中年人在前，一个十七八岁挺虎实的小伙子搀着个着长衫的老先生在后。这老先生可有岁数了，长而稀的山羊胡已全白，脸已像风干的橘子，精瘦得只剩一层皮，只是那双深陷在眼窝里的小眼睛随意地一瞥一扫，竟显得格外有神。

几个人拦住个路人，像是打听什么，尔后径直走到学士府门前。

老先生仰头看看门上的大匾，微笑着点点头：“是了，就是这里。”说着，没让扶，自己迈上台阶。

门房闻声忙从屋里出来，见几个人想往门里迈，忙拦住：“哎，你们找谁呀？”

小伙子抢先答：“找学士府。”

门房噗嗤一笑：“学士府人多了，找谁呀？”

老先生上前欠欠身：“这位小哥，老朽姓张，从德州来。距贵府祖地不远，也算个乡亲吧。”一指小伙子，“这是我孙子张志诚，这两位都是同村乡亲，我们要见府上当家的主子，请您给通禀一声。”

“大少爷不在。”

“那府上的管家……”

“杨管家也不在。先回吧，过后您再来。”门房的话像俩月没烧的炕，透着冰凉。

张老先生还要说什么，可话还未出口，他孙子张志诚却早按捺不住，张嘴声儿就挺冲：“让我们回没那么容易，我们都让你们学士府给糊弄多少次了？这回大老远跑北京来，见不着你们当家的，让我们回？甭想！”

“嘿？！你这小子说话真不知深浅，”门房也有些恼，“你不头一次来学士府嘛，怎么叫糊弄你多少次了？告诉你，这也就是民国了，要是大清国那前儿，能容你这号儿的上这台阶儿？早给你一顿乱棒了。”

“你试试。”张志诚不示弱地挺了挺身。

门房一见忙向院里高喊：“老李头，快来！”

话音刚落，看家护院的镖师老李头就带着俩手下，晃着膀子走出来：“怎么着，是……你们几个想找不痛快？”

张志诚一点儿没怩，竖起浓眉正要发话，却被张老先生拉住。他上前一步，陪着笑脸：“哎，大家都是乡亲，何必粗莽相向？我等不是来滋事的，只是想找你家主子讨个说法。好，好，不让进我们等就是了。”

说着，他让孙子搀着，转身坐在了台阶上。两个中年人也随着坐下。

门房刚见点睛的脸又阴了起来：“嘿，嘿，有点眼力见儿没有？这是你们坐的地方吗？”

老李头也咋咋呼呼：“起来！还不快起来？”

张老先生瞥了他们一眼，笑问：“几位小哥，你们不让我们进府中就座，这里也坐不得，那难道让老朽这等年岁，一直站着不成？”

门房一时噎住，接着冷笑一声：“老爷子，本来我真不是蒙您，你们要非这么较劲，您就坐吧。信不？我让你三天三夜也见不着人。”

张志诚听得火起，张老先生忙把他的手按住。

门房笑着又言：“您几位要是不走，一会儿管街面儿的巡捕可就得来。您自己掂量啊……哼，要是大清国那前儿，就是跪，您也得跪到台阶底下去。”

这话刺得张老先生周身一抖，他愣了愣，猛然撑着拐棍站了起来，尽力挺直羸弱的身躯。

门房不觉倒退了一步，眼前这老头儿仍笑着，可眼神有点惨人。

“这位小哥，我等不是来讨赏要饭的，而是来向你家主子讨债的。本来我体谅府上的身份颜面，没有明言，可你却三番五次逼我出口。我原以为学士府是书香门第，总是讲些道理的，可惜呀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张老先生笑出声，直笑得门房一时犯了愣，老李头和两个手下也面面相觑。堂堂学士府这么大个家业，能让几个乡下人做了债主子？打死也不信呀。可听这老头儿口气也不像是信口开河。

“你不是言跪吗？”张老先生突然止住笑，脸变得严峻：“我张某也是举人出身，大清时见官过堂也可不跪。今日为小哥这句话，老朽与你跪下，让邻里过客都看看。”

说着，他扑通一声跪在当地。张志诚和俩乡亲忙上前欲扶他起，他却吼道：“来，都跪下。让大家都看看，这就是学士府的待客之礼，诚信之道，仁厚家风！”

他的喊声惊动了过往的行人，连大榆树下的孩子们也都跑了过来，一片猜疑议论之声。

这下门房慌了，连忙边往起搀张老先生，边把话往回找：“老爷子，我真不是蒙您，少爷和杨管家真都不在。您赶紧起来，到屋里坐着等，行不？”

张老先生只淡淡一笑，却执拗地不起，四下的议论哄笑声更盛。

“哎哟，老爷子，”门房的声音带了哭腔，“求您了。要不，我给您跪下得了。”

说着还真就要跪，张老先生这才起了身，和孙子乡亲一起，随门房进了院。

说来这门房倒也没说假话，大少爷和杨管家的确都未在府里。此时，杨志兴正在墨香斋。虽然府上的各处买卖都有掌柜的打理，可杨志兴每月初都要听掌柜报账，平日也断不了巡视抽查。

初建墨香斋时，是以刻字为主，各种名章、闲章、买卖章都能刻。印刷只是附带，只能印些片子、请柬之类的小活。自从置办了一套德国设备，各种告示、招贴、戏报也都能印。北京最早的一些报馆，书社的报纸、书籍，也有不少是出自这里。后来借着地理和人际的优势，又从内务府抢过不少宫里的差事，更让墨香斋成了京城民间印刷的头一号。

这墨香斋是个坐西朝东的木质结构二层楼，门市正在后门大街最繁华的地段，楼后有门与学士府相通。门额上的镏金大匾是当年齐老爷亲笔所题，高台阶，大屋顶，朱漆彩绘，素瓦飞檐，很有些大买卖的气派。

账房里只有杨志兴和掌柜董福兴两个人，桌上摆着一摞账本。杨志兴坐在桌前翻着账，不时还扒拉几下算盘，一句话也没有。一旁立着的董福兴偷窥了一下他的脸色，有些忐忑不安。

杨志兴着一件半旧长衫，俩胳膊肘上都打着补丁，五十刚出头，可头发胡子已是白的多，黑的少。平时不苟言笑，两眉之间常拧起个疙瘩，挤

出几道深深的抬头纹。辫子剪了,几乎及肩的头发披散在耳后,可前边半拉脑袋仍依前清的规矩刮得净光。看他这样,说有六十多没人不信。

董福兴正相反,天生一张娃娃脸,三十好几,有人叫爹的了,可猛一看,大苹果似的脸,笑咪咪的一双眼,倒真像个十八九岁的小学徒。他八岁进府,长得端正,人也机灵。小时给少爷做书童,大了做长随,当墨香斋掌柜的有三年了。您可别小看他,知根底的人都说他生得好,外表少相,内里老成,嘴上唱的是“红楼”,肚子里装的可都是“三国”。

忽然,啪的一声,杨志兴把账本摔在桌上,不说话,只是两眼直勾勾地盯住董福兴。

董福兴扫了一眼摊开的账页,连忙说:“杨管家,这个月的应酬花销是稍多了点,不过笔笔都花在肯綮儿上。”

杨志兴哼了一声:“多了点儿? 你好大的口气。一个月应酬出去几百块,哪儿那么多肯綮儿让你打点? 你当掌柜才几天,敢跟我玩花活?”说着指着账本念,“二十四请浙江石商陈掌柜于天庆饭庄,用银二十元陆角整。”

“这……陈掌柜送石料来,您是知道的呀。”

“哼,老陈是二十五才到的京城,能头天晚上吃你的请?”

董福兴愣了愣,马上拍了拍前额:“嗨,您看我这脑子,记差了,应该是二十六。”

杨志兴淡淡一笑,神色平和了:“噢……这老陈可是出了名的嘴馋,没弄点儿熊掌、鱼翅的给他尝尝?”

“没敢,再说他那土包子也就喜欢个大鱼大肉的。”

杨志兴忽又板起脸:“光点子家常菜,凭什么花二十块大洋? 今儿晚上我请你,还天庆饭庄,不上山珍海味,家常菜随你点,看你怎么花这二十块?”

董福兴一时噎住,无话答,头低下了。

也难怪,当时京城一石米不过两块多钱。一个月能挣十块八块的,就足够养一家人了。

10 杨志兴看着他,也不吱声,半晌,只用手指敲了敲桌子,意思是让他自己说。

董福兴犹豫片刻，才嗫嚅着说：“杨管家，这应酬账上，是……有些虚账，可我也没辙呀，大少爷的零用月份儿哪个月也不够花，动不动就来柜上支。我又怕您发火，只得出此下策，虚记些应酬，好做平了账。”

杨志兴真火了，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：“这样的话你也说得出口？这样的事你也敢做？你不是不知道府上的规矩，就是老爷、老夫人在的时候也没直接从柜上支过钱。事后你还瞒天过海，变着法儿做假账蒙我。什么没辙？你是巴不得少爷天天来要钱，好拍主子的马屁，也好浑水摸鱼。现在是民国了，你也出籍了，不能按家法抽你鞭子、打你板子，可我让你卷铺盖走人，还用不着少爷点头。”

“杨管家，您……”董福兴真慌了，红润的脸变得煞白，“您就饶我这一次吧，我打小就跟少爷，一时抹不开面儿。”说着，掏出个小本递上，“这儿都记得清楚，我可是一分一厘也不敢沾呐。”

“我不看，别又拿假的糊弄我。”

“您可以找少爷核对核对呀。”

“哼，少爷是花钱有数的主儿吗？”

“那……那我可跳黄河也洗不清了。”

“要想清楚，就别干这不清楚的事。”

董福兴还想解释，可空张了张嘴，什么话也没说出来，憋得眼泪都快下来了。

这时，老李头匆匆走进来，在杨志兴耳边低语几句，甬问一定是讲有人来讨债的事。听得杨志兴又惊又疑，连忙站起来随他向外走。走出门又回身找补了一句：“福兴，这事可没完，过后我再找你。”

董福兴躬送他走远，才松了口气。朝着他的背影，嘴巴张合了几下，虽没出声，可看他的口形和咬牙切齿的样子，甬问，准是句骂人的脏话。

不一会儿，杨志兴就到了西跨院的厅屋，与张老先生一行人见了面，稍作寒暄，就话入正题。

“老先生，”杨志兴问，“听说您几位是为讨债而来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我们从来没见过，这债不知是何债？”

“粮款。贵府去年收秋粮时，只付了一半，尚欠我村七十六户共一万六千七百斤的粮款。”

杨志兴愣了愣，马上又一笑：“不会。我学士府祖地有的是粮，又从不做粮食买卖，收粮做什么？是不是您弄错了？”

张老先生从怀中掏出一摞欠据：“空口无凭，有据为证。”

杨志兴接过欠据，翻看了几张。上面都写着：北京通顺粮行为山东督军筹买军粮，收某某小麦若干斤，每斤若干钱。粮款暂付一半，两月内付清余款。签据者都是沈鸿。

杨志兴隐约有些明白了，心中有了几分底。他赔笑道：“老先生，这里写明是通顺粮行，签的是沈鸿的名号，收粮之事实不在是学士府所为呀。”

张老先生还欲说什么，话未出口被孙子张志诚抢了先：“那沈家老二沈鸿、老三沈鹏不是你府上的奴才？”

“不错，沈家两兄弟都曾是府上的包衣。老二沈鸿在祖地任过库管，老三沈鹏在京城西山看过坟，也做过府上的护院。不过，宣统二年他们就出了籍，复了姓，离了学士府，早已不是府上的人。若不信，我可以拿户籍册给几位看。”

张老先生忙又问：“那……通顺粮行不是学士府的买卖？”

“不是。”杨志兴的回答非常肯定。见几人将信将疑，连忙说，“诸位如不信，可到衙门去查，找邻里去问。我学士府大大小小十三家店铺，绸缎、百货、日杂、山货都有，只是没有粮行。”

几个人都呆愣住，半晌无言。

原来去年收粮时，沈家的确打着学士府的旗号。因齐家祖地武城离他们沈刘庄不远，又知道同村的沈家兄弟是学士府的人，乡亲们才轻信其言。后来虽多次找沈家要钱，却总是推三阻四，一拖就是半年多。今年又逢大旱，种下的地大都不出苗。许多家拿口粮当种子补种，已是无粮下锅。出于无奈，才推举教私塾的张老先生来北京找学士府讨个说法。没想到是野鬼充阎王，让他们找错了庙，更认错了神。

12 张老先生苦笑着摇摇头，长吁口气，扶着椅掌儿颤巍巍地站起：“如此说，也怪不得府上……我等告辞了，恕老朽多有得罪。”说着，就颓然地

往外走，张志诚和两位乡亲也忙跟随。

“等等，诸位留步。”杨志兴追上两步。

几个人停住，有些诧异。

杨志兴笑笑：“老先生，我还有话说。诸位乡亲为什么敢赙粮给沈家？也是冲我学士府的面儿，信得过学士府的信义。这回进京让您空手而归，实在于心不忍。我给您写封信，回去后您派人到我家祖地去一趟，从那儿先拨点儿粮给你们救急。您看怎么样？”

几个人都呆呆地望着，不知所措。

张老先生深深点了点头，眼里有些湿润，突然他撩起长衫下摆，又要跪下。

杨志兴抢先搀住：“老先生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我可当不起。”

“当得，当得。方才我在府门前也曾一跪，只是为气，现在要跪，那是为敬。杨管家，您放心，回到家中，我定书写百份千份告示，广告街里乡邻，还贵府仁德之名。”

“那您得受我一拜了。”杨志兴笑出了声。

话虽说了，可两人互相搀扶着，谁也没让对方跪下。

张老先生拿了信，一刻也不愿耽搁，匆匆告别。杨志兴知道此事人命关天，也不挽留，赶紧让马号套了辆车，送他们到永定门。那儿往德州方向的马车很多，有专门拉客的，也有拉货返回捎个顺脚的。看他们上了车，直到看不见车影，杨志兴的心才踏实下来，脸上也有了点笑模样。

“爹！”月娥捧着盛满榆钱儿的小筐箩跑到他身前，“爹，您看，我拣了这么多榆钱儿。望田哥说蒸窝头好吃，今儿晚上就吃，好吗？”

杨志兴见她认真的样子，笑出了声。想想，也难怪，长这么大都是大米饭、白面馍喂着，连棒子面她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儿，能不把榆钱儿当个稀罕物？

“行不行？”月娥有点急。

“行，一会儿就让张妈给你蒸。”杨志兴边应着，边抓起一撮榆钱儿塞到嘴里嚼着、品着，“呵呵，我可也有日子没吃这口儿啦，这可是老天爷给穷人的赏物。”

月娥眨眨眼,似乎没听懂。

杨志兴却忽然来了兴致,一声喊,把望田和一群孩子都招拢了过来。他捋着胡子,笑眯眯地问:“你们都知道这榆钱儿好吃,哪个知道这榆树为什么长榆钱儿?”

孩子们面面相觑,谁也答不出。

高望田挠头憨笑着:“杨叔,那您说这是咋回事?”

“这里可有个故事,我也是听我爹讲的。”杨志兴停顿了一下,拉着长音继续说,“相传呐,这榆树原先也只生芽长叶,不长钱儿。到明朝,朱棣皇上移都北京,要重修北京城。可哪来那么多钱呢?得,朝廷就下了旨了,让每家每户交铜钱五吊。穷人饭都吃不饱,哪交得起呀?可不交,就得抓去蹲监、服苦役。老天爷知道了,发了慈悲,一夜之间,让城里的榆树上都长出了一串串的铜钱。人们全乐疯了,都跑到街上,爬到树上摘铜钱。你也争,他也抢,弄得枝也断了,树也倒了。皇上也知道了,让大官带着好多兵赶来。说普天之下莫非皇土,树上的钱也是皇上的。可这些钱一运进紫禁城里,一转眼就成假的了。打那以后,榆树上再也没长过真钱。为什么?老天爷生气了。气这世上的人太贪,就知道争啊抢啊,一点不仁义。要是树上长真钱,不得天天出人命?连树都活不成啊。所以,从那以后每年这时候,榆树就只长些榆钱儿给穷人填肚子了。”

故事讲完了,孩子们一阵哄笑,只有高望田没乐,似乎琢磨着什么。半晌,他叹了口气:“哎,要都不贪心,树上长了真钱大家分、大家花有多好。”

又是一阵笑声,连杨志兴也笑得和孩子们一样开心,可没笑了几声却突然收住,盯住了高望田,长舒口气叹道:“哎,这世上难得榆树这样的傻树,更难得做个傻人呐。”

第二章

晌午饭刚过,天和楼戏园子的下午场已经开锣。上座不错,可旁边胡同里车却没几辆。也难怪,但凡有点名的角儿是绝不白天唱的,有身份的客官自然也不会来。可今儿个学士府齐大少爷却来了,那辆讲究的骡车停在路边真挺打眼。他可不是来看戏的,而是刚和小月蓉在饭庄吃了个酒足饭饱,进了戏园子后台。叫上琴师鼓师,让名角儿陪着唱几段,过过瘾。

齐月轩进戏园子票戏去了,车夫郑子闲得没事,又收拾鼓捣那挂车。这车是老爷在世时置办的,很是讲究。从车辕到车梢是整根的榆木,车篷是红木骨、雕花围、绿呢顶,棉帘外又罩着湘绣的窗帘车帘。红色的流苏配着镏金的帐钩,车前悬着个大葫芦,车后还飘着两条狐尾。车轴、轮子是新换的西洋件,蒙的是东洋的胶皮带。五岁口的西口骡高大精壮,鬃齐毛亮,配镶着彩色琉璃的银鞍。肚带胸围上也挂着银饰,顶上还翘着个带绒球的太子冠。它前胸那挂铃铛是端王爷送的,上好的响铜,宫制的手艺,一般的哪有这么好听、这么纯正的声啊。不过,车好也得靠人收拾,车把式讲究的就是个手勤。擦得锃光瓦亮,修得严实顺溜,整得大气体面,跑在街上,停在路边,不只长主子的脸,也有把式的面儿。

“哟嗬,又收拾上了。”有人打招呼,郑子抬头看去,是老张。

“噢,是老张啊,你怎么来了?”

老张没吱声,只坏笑着扬了扬手里的鸟笼。

郑子顺手撩开笼罩,里面是一只鹌鹑,见亮就叫了一声:“少爷吉祥。”喜得郑子笑骂了一句。